說苑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建本

說苑
立節
作者：劉向

貴德

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，不以立節行誼，而以妄死非名，豈不痛哉！士有殺身以成仁，觸害以立義，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；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，非有勇斷，孰能行之？
子路曰：「不能甘勤苦，不能恬貧窮，不能輕死亡；而曰我能行義，吾不信也。」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，七日七夜喪不絕聲，遂以存楚，不甘勤苦，安能行此！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，糟糠之食，藜藿之羹未得飽，義不合則辭上卿，不恬貧窮，安能行此！比干將死而諫逾忠，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山而志逾彰，不輕死亡，安能行此！故夫士欲立義行道，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；立身著名，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。詩曰：「彼其之子，碩大且篤。」非良篤修激之君子，其誰能行之哉？
王子比干殺身以作其忠，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，此三子者，皆天下之通士也，豈不愛其身哉？以為夫義之不立，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，故殺身以遂其行。因此觀之，卑賤貧窮，非士之恥也。夫士之所恥者，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，舉信而士不與焉，舉廉而士不與焉；三者在乎身，名傳於後世，與日月並而不息，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。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，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，由其道，遵其理，尊貴及己，士不辭也。孔子曰：「富而可求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；富而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大聖之操也。詩云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，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」言不失己也；能不失己，然後可與濟難矣，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。
楚伐陳，陳西門燔，因使其降民修之，孔子過之，不軾，子路曰：「禮過三人則下車，

過二人則軾；今陳修門者人數眾矣，夫子何為不軾？」孔子曰：「丘聞之，國亡而不知，不智；知而不爭，不忠；忠而不死，不廉；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，丘故不為軾也。」

孔子見齊景公，景公致廩丘以為養，孔子辭不受，出謂弟子曰：「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，今說景公，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，其不知丘亦甚矣！」遂辭而行。曾子衣弊衣以耕，魯君使人往致邑焉，曰：「請以此修衣。」曾子不受，反復往，又不受，使者曰：「先生非求於人，人則獻之，奚為不受？」曾子曰：「臣聞之，受人者畏人，予人者驕人；縱子有賜不我驕也，我能勿畏乎？」終不受。孔子聞之曰：「參之言，足以全其節也。」子思居於衛，縕袍無表，二旬而九食，田子方聞之，使人遺狐白之裘，恐其不受，因謂之曰：「吾假人，遂忘之；吾與人也，如棄之。」子思辭而不受，子方曰：「我有子無，何故不受？」子思曰：「伋聞之，妄與不如棄物於溝壑，伋雖貧也，不忍以身為溝壑，是以不敢當也。」

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，桓公有後妻子，曰公子目夷，公愛之，茲父為公愛之也。欲立之，請於公曰：「請使目夷立，臣為之相以佐之。」公曰：「何故也？」對曰：「臣之舅在衛，愛臣，若終立則不可以往，絕跡於衛，是背母也。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。」公不許，彊以請公，公許之，將立公子目夷，目夷辭曰：「兄立而弟在下，是其義也；今弟立而兄在下，不義也；不義而使目夷為之，目夷將逃。」乃逃之衛，茲父從之。三年，桓公有疾，使人召茲父，若不來，是使我以憂死也，茲父乃反，公復立之以為太子，然後目夷歸也。

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，獻公將殺之，公子重耳謂申生曰：「
為此者非子之罪也，子胡不進辭，辭之必免於罪。」申生曰：「不可，我辭之，驪姬必有罪矣，吾君老矣，微驪姬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！」重耳曰：「不辭則不若速去矣。」申生曰：「不可，去而免於此，是惡吾君也；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，孰肯納之？入困於宗，出困於逃，是重吾惡也。吾聞之，忠不暴君，智不重惡，勇不逃死，如是者，吾以身當之。」遂伏劍死。君子聞之曰：「
天命矣夫世子！」詩曰：「萋兮斐兮，成是貝錦。彼譖人者，亦已太甚！」

晉獻公之時，有士焉，曰狐突，傅太子申生，公立驪姬為夫人，而國多憂，狐突稱疾不出。六年，獻公以譖誅太子，太子將死，使人謂狐突曰：「吾君老矣，國家多難，傅一出以輔吾君，申生受賜以死不恨。」再拜稽首而死。狐突乃復事獻公，三年，獻公卒，狐突辭於諸大夫曰：「突受太子之詔，今事終矣，與其久生亂世也，不若死而報太子。」

乃歸自殺。

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，未至而遣之，太子奔宋，王召奮揚，使城父人執之以至，王曰：「言出於予口，入於爾耳，誰告建也？」對曰：臣告之，王初命臣曰：「事建如事余，臣不佞，不能貳也；奉初以還，故遣之，已而悔之，亦無及也。」王曰：「而敢來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使而失命，召而不來，是重過也，逃無所入。」王乃赦之。

晉靈公暴，趙宣子驟諫，靈公患之，使鉏之彌賊之；鉏之彌晨往，則寢門闢矣，宣子盛服將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寢，之彌退，歎而言曰：「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賊民之主，不忠；棄君之命，不信。有一於此，不如死也。」遂觸槐而死。

齊人有子蘭子者，事白公勝，勝將為難，乃告子蘭子曰：「吾將舉大事於國，願與子共之。」子蘭子曰：「我事子而與子殺君，是助子之不義也；畏患而去子，是遁子於難也。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，契領於庭，以遂吾行。」

楚有士申鳴者，在家而養其父，孝聞於楚國，王欲授之相，申鳴辭不受，其父曰：「王欲相汝，汝何不受乎？」申鳴對曰：「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，何也？」其父曰：「使有祿於國，立義於庭，汝樂吾無憂矣，吾欲汝之相也。」申鳴曰：「諾。」遂入朝，楚王因授之相。居三年，白公為亂，殺司馬子期，申鳴將往死之，父止之曰：「棄父而死，其可乎？」申鳴曰：「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，今既去子事君，得無死其難乎？」遂辭而往，因以兵圍之。白公謂石乞曰：「申鳴者，天下之勇士也，今以兵圍我，吾為之奈何？」石乞曰：「申鳴者，天下之孝子也，往劫其父以兵，申鳴聞之必來，因與之語。」白公曰：「善。」則往取其父，持之以兵，告申鳴曰：「子與吾，吾與子分楚國；子不與吾，子父則死矣。」申鳴流涕而應之曰：「始吾父之孝子也，今吾君之忠臣也；吾聞之也，食其食者死其事，受其祿者畢其能；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，乃君之忠臣也，吾何得以全身！」援桴鼓之，遂殺白公，其父亦死，王賞之金百斤，申鳴曰：「食君之食，避君之難，非忠臣也；定君之國，殺臣之父，非孝子也。名不可兩立，行不可兩全也，如是而生，何面目立於天下。」遂自殺也。

齊莊公且伐莒，為車五乘之賓，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，故歸而不食，其母曰：「汝生而無義，死而無名，則雖非五乘，孰不汝笑也？汝生而有義，死而有名，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。」趣食乃行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，莒人逆之，杞梁華舟下鬥，獲甲首三百，莊公止之曰：「子止，與子同齊國。」杞梁華舟曰：「君為五乘之賓，而舟梁

不與焉，是少吾勇也；臨敵涉難，止我以利，是污吾行也；深入多殺者，臣之事也，齊國之利，非吾所知也。」遂進鬥，壞軍陷陣，三軍弗敢當，至莒城下，莒人以炭置地，二人立有間，不能入。隰侯重為右曰：「吾聞古之士，犯患涉難者，其去遂於物也，來，吾踰子。」隰侯重仗楯伏炭，二子乘而入，顧而哭之，華舟後息。杞梁曰：「汝無勇乎？何哭之久也？」華舟曰：「吾豈無勇哉，是其勇與我同也，而先吾死，是以哀之。」莒人曰：「子毋死，與子同莒國。」杞梁華舟曰：「去國歸敵，非忠臣也；去長受賜，非正行也；且雞鳴而期，日中而忘之，非信也。深入多殺者，臣之事也，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。」遂進鬥，殺二十七人而死。其妻聞之而哭，城為之　，而隅為之崩。此非所以起也。

越甲至齊，雍門子狄請死之，齊王曰：「鼓鐸之聲未聞，矢石未交，長兵未接，子何務死之？為人臣之禮邪？」雍門子狄對曰：「臣聞之，昔者王田於囿，左轂鳴、車右請死之，而王曰：『子何為死？』車右對曰：『為其鳴吾君也。』王曰：『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，子何事之有焉？』車右曰：『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。』遂刎頸而死，知有之乎？」齊王曰：「有之。」雍門子狄曰：「今越甲至，其鳴吾君也，豈左轂之下哉？車右可以死左轂，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？」遂刎頸而死。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，曰：「齊王有臣，鈞如雍門子狄，擬使越社稷不血食。」遂引甲而歸，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。

楚人將與吳人戰，楚兵寡而吳兵眾，楚將軍子囊曰：「我擊此國必敗，辱君虧地，忠臣不忍為也。」不復於君，黜兵而退，至於國郊，使人復於君曰：「臣請死！」君曰：「子大夫之遁也，以為利也，而今誠利，子大夫毋死！」子囊曰：「遁者無罪，則後世之為君臣者，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，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，臣請死。」退而伏劍。君曰：「誠如此，請成子大夫之義。」乃為桐棺三寸，加斧質其上，以　於國。

宋康公攻阿，屠單父，成公趙曰：「始吾不自知，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，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。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，則是趙無以自立也。且往誅宋！」趙遂入宋，三月不得見。或曰：「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。」成公趙曰：「不可，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，則使後世之使不信，荷節之信不用，皆曰趙使之然也，不可！」或曰：「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。」成公趙曰：「不可，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，則後世之臣不見信，辯士不見顧，皆曰趙使之然也。不可！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，危不忘義，必將正行以求之耳。」期年，宋康公病死，成公趙曰：「廉士不辱名，信士不惰行，今吾在阿，宋屠單父，是辱名也；事誅宋王，期年不得，是惰行也。吾若是而生，何面目而見天下

之士。」遂立槁於彭山之上。

佛肹用中牟之縣畔，設祿邑炊鼎曰：「與我者受邑，不與我者其烹。」中牟之士皆與之。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，祛衣將入鼎曰：「基聞之，義者軒冕在前，非義弗受；斧鉞於後，義死不避。」遂祛衣將入鼎，佛肹播而之趙，簡子屠中牟，得而取之，論有功者，用田基為始，田基曰：「吾聞廉士不恥人，如此而受中牟之功，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。」褫負其母，南徙於楚，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。

齊崔杼弑莊公，邢蒯瞶使晉而反，其僕曰：「崔杼弑莊公，子將奚如？」邢蒯瞶曰：「驅之，將入死而報君。」其僕曰：「君之無道也，四鄰諸侯莫不聞也，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？」邢蒯瞶曰：「善能言也，然亦晚矣，子早言我，我能諫之，諫不聽我能去，今既不諫又不去；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，吾既食亂君之祿矣，又安得治君而死之？」遂驅車入死。其僕曰：「人有亂君，人猶死之；我有治長，可毋死乎？」乃結轡自刎於車上。君子聞之曰：「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；死者人之所難也，僕夫之死也，雖未能合義，然亦有志之意矣，詩云：『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，』邢生之謂也。孟子曰：『勇士不忘喪其元，』僕夫之謂也。」

燕昭王使樂毅伐齊，閔王亡，燕之初入齊也，聞蓋邑人王歜賢，令於三軍曰：「環蓋三十里毋入。」以歜之故，已而使人謂歜曰：「齊人多高子之義，吾以子為將，封子萬家。」歜固謝燕人，燕人曰：「子不聽，吾引三軍而屠蓋邑。」王歜曰：「忠臣不事二君，貞女不更二夫；齊王不聽吾諫，故退而耕於野。國既破亡，吾不能存，今又劫之以兵，為君將，是助桀為暴也，與其生而無義，固不如烹。」遂懸其軀於樹枝，自奮絕脰而死，齊亡，大夫聞之曰：「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，況在位食祿者乎？」乃相聚如莒，求諸公子，立為襄王。

左儒友於杜伯，皆臣周宣王，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，左儒爭之於王，九復之而王弗許也，王曰：「別君而異友，斯汝也。」左儒對曰：「臣聞之，君道友逆，則順君以誅友；友道君逆，則率友以違君。」王怒曰：「易而言則生，不易而言則死。」左儒對曰：「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，不易言以求生，故臣能明君之過，以死杜伯之無罪。」王殺杜伯，左儒死之。

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，事穆公，不見識焉，冬處於山林食杼栗，夏處於洲澤食菱藕。穆公以難死，朱厲附將往死之。其友曰：「子事君而不見識焉，今君難吾子死之，意者其

不可乎！」朱厲附曰：「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，今君死而我不死，是果不知我也；吾將死之，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。」遂往死之。

楚莊王獵於雲夢，射科雉得之，申公子倍攻而奪之，王將殺之，大夫諫曰：「子倍自好也，爭王雉必有說，王姑察之。」不出三月，子倍病而死。邲之戰，楚大勝晉，歸而賞功，申公子倍之弟請賞於王曰：「人之有功也，賞於車下。」王曰：「奚謂也？」對曰：「臣之兄讀故記曰：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，臣之兄爭而得之，故夭死也。」王命發乎府而視之，於記果有焉，乃厚賞之。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